文藝

南通報附刊 第五十九號

敬書先大夫洞淵餘錄後

周卿

先大夫少壯之日即以詩文鳴一時既乃肆力於經史凡經義之聚訟而難決者罔不剖析源流使之渙然冰釋成甓甲寅之歲嘗取所著通介堂經說五卷刊而布之海內旋復爲之刪易增益積三十餘年之精力成書三十餘卷又著成說文注箋二十八巨册蒐羅經之奧義與夫自漢以來經師相傳聲音訓詁之精微至是庶無弗明者矣他如樂律算術金石文字歷代職官之體制地理之沿革以逮一名一物之細皆無不習而得其所以然平日讀書有所會意即欣然援筆記之或寫于裁書之額或夾置故紙堆中所在而有紹楨竊念此皆手澤所存不及今輯而集之將有散佚之懼爰以對戊先大夫用是輒爲敬謹排比錄成二卷受諸梓人先是道光戊戌巳亥之間先大夫有九數比例之作與所居曰洞淵室編纂之暇涉獵羣書每有所得均條記之命曰洞淵餘錄今尚存三十四條散見於此書之內故即以洞淵餘錄名之以成先大夫之志至於此書所載經說大抵多爲先大夫所已刪棄者其所以刪棄之故則或以尚待覆審或以暗合諸儒先大夫均有微詞存於其間此誠非紹楨所得而知第念古人筆記之書列在雜家原不妨精麤並見後之學者得通介堂經說諸書讀之已可見其微言大義此則之存此之殘膏賸馥聊資消遣萬一而已固非先大夫之志而在紹楨則唯冀我先大夫片紙隻字均得長留於天地間依依私慟所不容自已者也

題于香谷先生遺象

叔明

國有秀前過不茁太阿鉛刀均一割公才沛乎天海闊孤氣高譚日霜賊不附大廷終野屈保民海士衆咸萃載譽千端毀或一弗康厥躬以憂疾公靈若矣思公伐更欲求公安可活

讀君覺先生前事齋詩文集後序

時翰

香雪海觀甜雪齋一枝橫影弄江淮門前今無丹青滿紙前朝花石媧拽引羣兒梨棗覓味餘諸叟瘦寒譜單張同有中師感三百年詩無息脾（嗇翁張退菴顧怡生曹君覺張岐亭何賓應諸師友同集圖書館無息碑）

謹丞先生經畬樓圖成囑題敬賦一律

康誠

不歆平地起高樓難得經師事校讎食視頗聞無惡歲力田所冀服先疇歸來眼底留三峽老去胸中拓九州閉戶從玆勤筆耕披圖我欲學優游

中秋與李通駿君次韻竟明李鶴仲規諸君夜飲古文鈔閣

垂知

蘆白楓丹桂影圓田塍如畫萬家烟高樓不管囂塵氣願勝憑欄歲幾還待月懷娛人有意避人無光我今詩思憑誰照且與臨流醉一觴

同豐區倉房有精舍額曰問學訪其主任劉君故從家子也爲賦一律

耆宿

不計途修短淡堂別眼明夏深喧鳥語樹密散蟬聲精舍與誰問良田隨已成桃源非世外此地足躬耕

踏莎行 春草

汀鷺

緑轉平原路迷深院芊綿遠望看如剪天涯到處馬蹄輕東風欲染裙腰淺酒滿青衫淚餘歌扇精天一片王孫怨踏青歸女早回來繡鞋紅損和泥濺

滿庭芳

復栖

丹徒焦東山民丁月江卜居秦邑之鄉王河顏其齋曰寄廬命其村曰寅蔵自作有課耕堂記未幾寅蔵之傳今抄傳索題爲塡此解

鼓棹高吟逼茅小住補攜山色湖光故園回首往事感覓得深處此問學高踏皇安排就筆茶春課耕堂仙鄉誰問路桃花笑我漁郎怎遊蹤太懶別緒徒長王謝堂前燕子看新巢仍傍雕梁颿帆便伊人宛在簫湖水中央

石遺室詩話（六九）

陳衍

近於書堆檢得生前作一首戲和覲公吟酒未收入近代詩鈔者急錄之云羅侯不飲能好客客中往往有酒瓣酒半羅侯鄉客去兩山蹤天劫酒人十九無酒錢各勝羅侯轉雙屐宣南寄花大如席一夜西山白頭逢澀尉解痛飲遂要陽子長安陌中闖入便寬坊羅侯見之當祭額天生羅侯故難潤縮自聲山縣夜將詩到一罈香謂有千年老松節侯賞開手詩册丈室焚香老禪伯酒國如何通堂故是酒恐出迦葉笑亦如羅浮君未識終日千山說石羅侯招酒向余汲井何須辯歸人生無事無若不昏昏當自責我問再拜羅侯賜羅侯詩但峽泉鳴自今後馬老不鳴天當入盤山籍萬愁且以酒澆之酒盡還尋半塘宅屈曲恣肆恍共都門等天庸飲情景今生恐難再矣半塘王幼遐號鶩公寓其舊宅也

閨秀能詩者多未深造以眞肆力者少脫不了女兒口氣也同邑劉秀明有都門出遊遇雪云花飛六出雪漫漫踏遍瓊瑤不畏寒悔爲尋春新躍緑松堪耐冷老盤恒得時自覺平與易乘興何嗟訪戴難且趁良辰娛美景慢將高興學袁安次句有易安居士在從叢城上披簑戴笠氣象後二聯有議論與伯工寫景者不同秀明極喜看雪自言居京都數年大雪必出遊嚴寒不怯雪詩最多南歸則無此樂矣故又在西山回首路漫漫悵塞翁松再見離及三分詩與人無寐一載時光指暗彈靜夜沈沈香縷樓春風紙閣寒花攢各云云皆追憶詞也七夕後二日風雨大作即事有感云忽似驚濤半夜生天公慣作不平鳴雨摧電掣燈無焰風震山樓壁有聲大木拔教橫迴臥飛花捲向隔墻多芳屋無乾土愁倚危床坐到明覓有杜陵懷抱誰謂女人不可作丈夫語耶秀明所居樂海樓亭臺高敞不以獨樂而忘世若此春燕云乍見瀟湘落暉俄爲新月上荊扉幽居那識春何許喜聽梁間舊燕歸與李易安梁燕語多終日在薔薇風細一簾香二語情景極相似劉深大妹抱恙作此慰之云一感微風病百端頭蘭弱質不禁寒詩心當與花爭發書味依隨蟫共殘詠絮才華珍重惜浮雲世事盡閒看變化偏爲長吟苦隨意觀書莫幹鄉聯勉勵譜有興會而末顧頗難指詞敗束得法遊居和外子云閒雲歸岫碧天遠眼底風光欲攬難遠樹春山瀉漫翠小樓獨坐捲簾看盡樓外平疇千頃兩抵高籬山有方山又費且高籬之上東望有鼓閣頂兀立絕無依傍與他處所見不同也

顧少軒先生家傳

劬閣

顧少軒先生諱芳世籍通州自其第八世大司馬襄敏公養謙有勳於國第十世給事中元芳公國解丁酉之苦忠施一州代守諸德勳事耕讀第十五世有諱者爲先生曾祖歲貢生學行範鄉里生徒千衆先生祖諱惟州學生父諱思讓廩貢生先生自幼受父督願才不屑習科舉文繩墨既孤尊親之意試必應而終不合於有司年三十餘長子公燮已十七知爲文則曰吾可已矣公燮一試列倂生再試入州學則亦棄深益以制行安貧爲訓猶甚配林夫人極賢館穀所入微勤績常以助先生日飲酒嘯傲放浪中陶然自樂父執大沙張兆熊知泰州召往習吏事居月餘而歸謂吾家有青氈官署非所安也某歲館東鄉成人所假僕送所購米至家家人怒其短什之一以告知僕竊於途不以詰戒而陰識僕顧是可亲何庸竊後語家人曰忍令爲吾事受主人責我若得已亦寧親此區區者宅邊隙地爲圃有蔬果圃外爲池有魚蝦及蓮之屬皆往往爲人竊取偶見之弗之止曰彼無是故取諸我少食亦可何齊爲且止之而得彼失望不得則我寧且煩適自便也叔母無所依迎養之資其孫習於校林氏中落爲完男民孫男女皆嫁生不嗜飲不當醉醉則神醺然而和公殺謂自有知未嘗見父有慈祥之容恩頗中風十年不利起居而絕無怨尤以爲天所限者安之而已先生工篆隸及金石刻猶少時喜讀集錦圖畫古趣中華民國十八年九月七日卒年六十有九子二公愛公讓公讓出爲叔父小桐後女一素成適同邑徐敬成孫民元民先孫女民豫民智民慧民豫民元公毅出民智民懿民先公覺出民豫適泰縣極

文藝曰里巷稱知先生者不識其介而目爲迂拘不識其和而視爲庸常豈論乎後進之日出者紛紛以公毅主邑中教育事二十餘年春酒子弟十人故推其惠公毅者尊先生從古有道之士自全其天而不欲人知而入不顯道之鄰道德之衰替如今日也文時自章于時及公毅廳四十二年習見較詳次其事蹟爲傳以付民豫民元輩而望古遺集之思乃惘然無終極也

佛鏡（六）

易園

有本末有始終知先後感近道先修身次齊家次治國平天下身日修物自化各有身各自修位雖異明德作但求己毋他求人有善若已能人有惡若已過薄責人厚責我本一身未天下本道德末由貴但培本自榮末同好惡息爭紛若教爭成大禍仁必興暴必破此大學學無我修圓因報果天下公兵革措世人同由心佛身不徒涕詰欺一心亂天下雖匹夫成大錯學不厭教不倦孔聖言普賢願曰他同歸善盡未來如是念一切理由此成一切人當共勉古聖國教學先師面道最尊嚴凡國人聽命焉國有學國不危家有學孝慈人有學知禮儀欲興教須教女貽有教根有下生靈人皆坤任夫之賢名內助明人倫始夫婦別內外宜相成敬如賓禮無違一婦賢一家睦家人致利女貞婦不順多怨爭古教女崇四德貞而靜曰婦德婉而婉曰婦言淑而溫曰婦容主中饋能裁縫習紡織曰婦功

流星

第三卷第五期

雙魚

白萍

一慰問

萍若：

你前幾次的信，都是與令妹的裝在一個信筒裏寄來的，這次令妹的信已來了，何以不見你隻字片言？尤其使我憂疑的，是令妹信中不曾提及你半點消息。

那知覆令妹的信，方才發出，「綠衣使者」傳到我手上來了，其間僅差六七小時。捧讀之餘，疑是消去了，憂却增加了許多。

怎麼！你「常常有病」嗎？你是害的什麼病啊？——你是爲母親永別了，悲傷過度的緣故呢？還是受學校設備簡陋的影響呢？

你在七月四日信上說過，扶着母親的靈柩，回到數百里之外的故鄉——富順，長途勞頓，又加心中悲傷，以致病了許久！你這次的病，是否是舊病復發呢？如是爲母親而病，則我很欽佩你是個純良的孝女，當此舊道德失去威權的時代，而你竟是如此，彷彿東籬的寒菊獨芳，令人肅然起敬！不過，我勸你不可爲了記念母親而過度的悲傷，悲傷猶如一條毒蛇，它能戕賊人們的肉體，它能吞滅人們的精神。你既是這樣愛你的母親，母親當然也是非常愛你的，試想：誰的母親願意女兒爲了自己而悲傷呢？誰的母親願意女兒爲了自己悲傷過度而生病呢？世間只有母親如上帝一樣，是最仁慈的，她寧可獨自含怨，獨自受苦，她決不肯使女兒受一點怨氣，她決不願女兒嘗半杯苦味。女兒差不多是母親的第二生命，女兒彷彿是母親靈魂的寄託者。你爲了母親，爲了自己，爲了一切愛你的人，都該好好兒保重自己，練成强健的體格，按着你母親的遺志，振家立業，這才是大孝呢！所以有人主張非孝，是不贊成狹義的孝，——僅知爲了父母而犧牲了一生，將社會大衆置之於不顧。

假使原因不是前者，而是後者，那麼，我又要發些牢騷了：現在那些辦教育的，尤其是辦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眞正抱着爲教育而犧牲的，固然也有，可惜如鳳毛麟角樣不易多見；大部分都視學校爲憩脚的旅舍，甚至於將學校作斂錢的機關；就是把他們的腦袋剖開，恐亦找不出有教育學生的觀念，——雖然他們嘴裏也會說出「教育救國」「教育萬能」等漂亮話。你對于學校感着不滿意，——嫌學校設備不完全，校舍太簡陋，——這開學將近兩星期，有些教師還不來上課，——這是應該的！其實全國學生中，與你抱着同感的，恐怕比天上的星還多呢！所以現在有些覺悟的學生，提倡擇校擇師運動，這是很正當的！很合理的！不過好學校太少，良教師不多，學生名額有限，那些因額滿而遭遺棄的學子，只好閉着眼睛，往腐敗的，或是惡劣的學校裏鑽，暫時謀一安身之處，前沮的在荒園中想找尋幾朶知識之花。——其實學校如果太差了，學生的身怎麼得安，心怎麼會定；教師太壞了，如在荒園中，那找得多少鮮艷的知識之花呢！

就敝縣說，中等學校如你所說這樣壞的，當然不能說絕無，然而比較好的，也未嘗沒有，可惜關山遠隔，無庸說，你是不能「負笈」東來，——不過今年貴省也有幾位女士在敝縣投考，這是我親眼看見的。

我寫這信給你的目的，是慰問你的病，現在却出乎圈子之外了，好像一匹野馬，東奔西闖的，我拉不住繮繩，使它在正路上走，請你原諒我這個不會操縱文字的生手罷！

當我這封信寄到你手上的時候，也許你早已與病魔脫離關係，——如小雀子似的，活潑潑地在操場上跳躍起來，如蝴蝶似的，很幽閒的在園中飛舞了。但是現在呀，我終究有些放心不下，彷彿有件東西，吊在心頭。我自恨不能變朶白雲，頃刻之間，隨着一道清風，飛到你面前。哦，提到白雲，我想起二年之前，我做過一篇童話，題目是玫瑰仙子，現在我鈔一段給你看看：

『這時，正是秋涼的時候，忽然一陣西風，刮起了滿天的黃葉；她（玫瑰仙子）的頭髮，也被風吹得上下飄動。她張着兩手，幾欲乘風飄去。忽然想起她的朋友來了，她就仰着頭問道：

「雲兒呀，下來罷！
我要到那邊山上去，
你可能帶着我去嗎？」

她的歌聲還沒有完，天上飛下一朶白雲來了。白雲便擁着她，飛過江去，一直飛到那邊山峯的中間，在一所茅屋的前面停住了。……』

無奈我是個平凡的常人，不是神奇的仙子，不能使白雲擁着我飛到你那邊來。萍若呀，你如看見白雲，以作是我的化身！以作是前來拜訪你的我的幻形！

還有一件事情，值得告訴你的，昨天我獨自騎了一輛自由車，如風馳電掣似的，經女子師範，繞西公園回來。在公園前，只見滿塘白萍，如不是在車馬往來絡繹不絕的大道之旁，而是清寂的荒塘之濱，我也許要停車止步，或坐於岸上細細觀賞，甚至於可以涉足清流，採一朶來慢慢玩視。萍花呀！如雪一樣純白的萍花呀！姣艷而纖小的萍花呀，那夜魂夢中我還看見你！

已經寫滿四張信箋了，我不願你爲了這些鄙野之言，多耗時光，有勞清神，還是早些兒停筆。

祝你秋安！

白萍　九月廿二日

二答謝

綠英：

最後一個中秋節，（明年實行國曆，中秋節當然是取消了。）我這邊是在「烏雲下，雨聲中」過去了，不想數千里之外的你那邊也是如此。「良辰佳節奈何天」眞是「殺風景」！

但是你們居然還有興趣將預備供月的果品，陳列在書室中，開着窗兒，希望月兒萬一可以從黑色的天幔之中露出光明的笑臉。

『這時室中除姐姐同我之外，沒有第三者。等了許久，而月兒終究不肯出來，——也許不是她的自願，而是受風雨的脅迫罷！姐姐指着桌上的水果說：「綠妹，請罷！」我便忙跳上前去，拉了她的手，——這時她手中已拿了一個雪梨，——「莫慌！莫慌！還有『他』呢！」我兩眼斜視着姐姐含笑的說。「——睜着你這頑皮的孩子，總喜歡這樣，——：要是給他們聽見了，又要笑我！」說罷，姐姐似乎不好意思，把頭漸漸俯下去。』信中這一段，我讀了又讀，不知讀了幾多遍，現在已能一字不脫的背出。假設當時我眞的也在你們之旁，試想，那時又是如何的情景呢？

啊！你眞多情！居然將瓶中的桂花，都折了一束給我！桂花因長途跋涉，到此顏色雖有些憔悴，但餘香猶存！我當然不會忍心將它遺棄，我是珍重的將它與來信同樣的保存着！——我當時憶起了：「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之句。

尤其使我感激的，你連「心愛的相片」，也轉贈給我！並且囑咐書中這個「安琪兒」，傳達你的歌聲，代表你心中要說的話。我現在已把她安置在玻窗之左，其旁有張照片，就是貴校童子軍旅行××的紀念。她得與主人的家鄉人聚在一起，想來不會起什麼「鄉愁」，感着異鄉的寂寞罷？她既能傳達你的歌聲，代表你心中要說的話，想來也可傳達我心中所要說的話，那麼以後如遇筆上寫不出的，或是筆上寫不盡的話，也要煩她的神，替我傳達了！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理當有些回敬，「匪報也，永以爲好也！」不過要特別申明的，是你給我的是「瓊瑤」，而我回敬的，却是「木桃」，這是非常抱歉的！

我現在恭恭敬敬地把兩樣禮物奉上：一張「後」的影片，一片綠色的「×葉」，——我爲何要送這兩樣給你呢？因爲這兩樣合起來，恰巧是我的「草字」，可以有代表我的資格，請你把他們收留了罷！

祝健！

白萍　十月六日清晨

英女士

姨妹（補白）

白萍

午後和鳳到我姨母家去，請她到我家來玩；弟弟也去的，弟弟一蹤一跳的在前面領路，越顯得他那種活潑，天眞的神態！我和鳳在後慢慢地走着，有說有笑的，毫不覺着疲倦。

到了姨母家，姨弟姨妹們都出來迎接，當時使我最感愉快的，是位姨妹！她一見了我，便忙握着我的手說：『啊，姐姐你怎麼過了許久沒有來？使我眼睛倒望穿了！』她說時，兩個黑而靈活的眼睛，不住的注視着我的臉上。我被她這一問，不知怎麼答好了，只把她滑膩膩的手握着不住的撫摸，說不出一句話來，好像不會說話了似的！

她還搬出許多玩具出來叫我同她玩。她今年只有六歲，竟這樣活潑伶俐！又非常美麗！而且居心仁慈，例如她捉得一隻蝴蝶，或是一頭蜻蜓，玩了一會，就把它放走了，決不會把它害死的；她眞是一位可愛的女孩子！可惜她不是我親妹妹，不能天天在一齊玩！

因爲要請姨母到我家去，不能在那邊多玩了，我們便攜着姨妹的手一齊走。